

□孙东岳

从曾国藩营治第宅谈起

闲时读书，读到《南亭笔记》卷八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曾（国藩）既贵，营治第宅，其邻有铁铺，终日砰訇，文正厌之，予以重金，风使迁去。铁铺主人不应。或劝用强，文正曰：“昔司城子罕不徙挽工，吾奈何令古人笑乎？”

这段话的确耐人寻味。曾国藩建房之时，已经富贵，且有权势，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能解决，碰到什么样的麻烦不能消除？可他最后仍然与铁匠这个平头百姓为邻，对“终日砰訇”之声听之任之。

在曾国藩看来，自己许以重金让邻居铁匠搬迁，人家不愿迁走，就不能强人所难。宅基，这是人家祖上留下的基业，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，你凭什么“用强”，让人家搬迁？人家打铁产生噪音，你觉得讨厌，为什么自己不搬

走，而让人家迁走呢？再说了，人家打铁是谋生的手段，和自己当官一样，人人都有选择职业的权利和自由。人与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。人家铁匠不愿搬家，就让人家在此安其居，乐其业。这正是曾国藩可贵精神之所在。在这里，我们没有看到权力的任性，没有看到被践踏的民意，而是看到了在公理面前的人人平等，看到了平民百姓的意愿受到了尊重。

曾国藩这样做，是以子罕为榜样。子罕何许人也，能让曾国藩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省也”？子罕是春秋时期宋国贤臣，时任司城，主管国家建筑工程、车服器械制造等工作。据《吕氏春秋·召类》一书介绍，一次，士尹池作为楚国使者到宋国去，子罕宴请他。他看到子罕南边邻居的墙，突

出到子罕的院子里却没有拆了它；西边邻居家的积水流过子罕的院子却不加以制止。士尹池询问子罕这是为什么，子罕说：“南边邻居家是做鞋的工匠。我让他搬家，他的父亲说：‘我家靠做鞋谋生已经三代了，现在如果搬家，宋国那些要买鞋的人就不知道我的住处了，我将不能谋生。希望相国您怜悯我。’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没有让他搬家。西边邻居家院子地势高，我家院子地势低，积水流过我家院子很便利，所以没有制止。”士尹池回到楚国，楚王正要发兵攻打宋国，士尹池劝阻楚王说：“不可攻打宋国。它的君主贤明，它的国相仁慈。贤明的人能得民心，人们都愿意为他出力。楚国去攻打宋国，大概不会成功，而且还要被天下所耻笑，所以楚王放弃了攻打宋

国。

子罕和曾国藩都是古之君子、国家贤臣。他们做事，首先考虑的是百姓利益不能受到损害，“干群关系”不能出现裂缝。能够做到尊重群众、爱护群众，与群众平等相处、友好交往。他们有权不用，在与百姓交往中，自己甘愿处弱、处下、处谦卑，宁可自己做些让步，受些委屈，也心甘情愿。这正是做事的成功之道。

作为干部，保持谦虚谨慎、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，保持处下、处弱、处谦卑的为人姿态，绝不是胆小怕事，无所作为，而是谨慎与魄力同在，稳健与担当并行。干部只有这样，才能赢得百姓的支持与信赖，才能上下一心，不断推动国家建设事业向前发展和民族的振兴。

□郭华悦

够 瘾

人要活得有劲，就得够瘾。

要上瘾，先得人迷。瘾和迷，都是一种执着，非此不可，任外头风光明媚，我自心有所属，不为所动。有了这种认真执着的劲儿，才谈得上人迷，方能上瘾。

对感情，要上瘾。没有付出，得之算不上幸，失之亦无痛苦。没有浓烈的瘾，感情便流于表面功夫，可有可

无。没有了认真，缺少了投入，自然难以从中获得愉悦的享受。多少人在大呼感情无味的时候，却不曾反省自身，零投入怎能换来高浓度？

人活于世，也得有瘾。凡事皆可，自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。但缺少了执着与投入，难免流于平淡。日子没有达到一定的浓度，也就不会有兴奋点。平平淡淡也是真，但这种真少了

浓烈，也就没有了起伏。

人要活得够瘾，要爽透，就得先苦后甜。认真执着，倾心付出，这过程自然是痛苦的。一点点的消息，都有可能让人前功尽弃。唯有勒紧自己，全心投入，才能在苦痛之中，渐入佳境。

人瘾，更像是一杯茶。茶水入口，先是苦涩，继而回甘。先是在苦上头，尝了点苦头，但接着却在回甘之时，味

蕾得到了升华。苦甘之间，拉开了差距，制造了起伏，于是这随后而来的回甘也就格外令人着迷。

可见，瘾字的魅力，在于超越。一杯甜的饮料，一味甜，这能使人愉悦。但一向如此，便没有超越。一个人的日子，若也是一味甜，美则美矣，却发现失之精彩。要精彩，总得有超越现状的时刻。否则，日子过得像一条直线，心也就只能如寡水一般。

够瘾的人生，迷人之处便在于此。经历了付出的苦痛，回甘之时，灵与肉都得到了升华，达到了饱和的状态。这样的状态，就像一个人突然从自己的躯壳中飞了出来，蓦然发现一种比原有的更精彩的人生。一刹那，从心底生出了对生活真诚热切的感激。

□周云龙

圈子

的也不是一群人。当然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，有能力或者有意愿在这些不同生活场景之间切换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切换或围观之后的切肤之感。

小区附近有间极为简陋的理发店，10元一客，如需洗吹，再加5元。在这里，我遇见一位中年大叔理发师。因企业改制，他下岗后靠祖传手艺吃饭。他不是老板，店老板回郊区“打工”了，理发店交给他的临时打理。大叔不紧不慢，朝九晚六，每周二关门休息。我故意试探他：“你反正没事干，准时下班干吗？多一笔生意，不多一份收入吗？”他扬一扬手上的电动推子说：“外面的钱多呢，给你一个人赚，赚得过来吗？我现在每月3000块工资，老婆退休也有3000多，够吃够喝了。孩子大了，不用花钱了。再多，没有意义了。不如每天陪陪老婆，散步，聊天，人生就那么多，何必呢？”

那一天，我也被理出一头的感触，只是没有发朋友圈，但他的一段南京白话，确实点醒了焦虑期的我，后来手机上敲过一篇《人生是道数学题》，作为个人心得。而现在看到年轻同事的感慨，我的感悟更多了一层：你是什么消费层次的人，你就会遇见什么层次的人，你就会有有什么层次的观察与思考。他们的遇见，催人奋发向上；我的遇见，让我知足放下。人，是最容易接受暗示的动物。所以，做人做事，要注意选择对的圈子，学会融入适合的圈子。圈子也是镜子，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。

人类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动态系统，不只是消费水平、生理年龄、健康状况决定你的位置、层次，你的心态，你的眼界，都可以影响你的思维模式，改变你的人生选择，直至重置你的社会层次。



春色满园

王成画

□蹇庐氏

识马·识人

著名相声演员于谦喜欢养马。养马他有经验，认为最难的是挑马：“马的骨骼、肌肉、毛色都好挑，但是你唯一挑不出来的马的心态。有的马跟别的马一起跑时，它就觉得自己不能落在后面。有的马被别的马夹在中间，自个儿就停下不跑了。但有些马会把前面的马挤开，它过去。当所有的马到最后冲刺的时候都跑不动了，它冲上来。这是马的进取心，也叫‘斗心’，这很重要，但光凭外表是挑不出来的。”

原来，马心态不同则优劣迥异。以貌取马，很可能牵回一头毫无“斗心”的驽马，中看不中用。让人沮丧的是，心态或者说内心很难从外表识别和判断。

“知马知面不知心”，识马确实难。

识马难，识人更难。

宋代陆九渊说：“事之至难，莫如知人；事之至大，亦莫如知人；诚能知人，则天下无余事矣。”同代的田锡说得更锐利：“人不易知，深心有山川之险；物难求备，良才有大小之差。”确实，人是极其复杂而深邃的，所以“知人知面不知心”者，多矣；也因此，识人，就住往会“看走眼”。晚清名臣曾国藩以识人著称，自己也颇为深谙识人术而自负，曾撰有相术口诀：“邪正看眼鼻，真假看嘴唇。功名看气概，富贵看精神。主意看指爪，风波看脚筋。若要看条理，全在语言中。”还说“宁可不识字，不可不识人”。然而，即便如此“目光如炬”，也有老马失蹄的时候。与曾国藩同朝为官的郭远

堂和同僚讲过一个故事：当金陵初复时，（某人）冒称校官，往谒曾侯（国藩），高谈雄辩，议论风生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侯固已心奇之矣，中间论及用人，须杜绝欺弊事，遂正色大言曰：“受欺不受欺，亦顾在己之如何耳。某时衡当世，略有所见，若中堂之至诚盛德，人自不忍欺；左公之严气正性，人亦不敢欺……”曾国藩“不禁大喜，抚髯称是”，乃待为上客。“顾一时未有以处之，姑令督造炮船”，算是一眼相中，缘于一时没有更好位置，只得让他屈就炮船督造。然而，“未几，忽挟千金遁去”。一代老臣，由此被“同官聚谈，举为笑柄”。

其实，曾国藩之所以被骗被欺，乃是那人搔中了他的痒处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“彭公威猛，人不敢欺；李公精明，人不能欺；曾帅仁德，人不忍欺”。曾国藩也向以仁德自居，于是，那人当面称颂“中堂之至诚盛德，人自不忍欺”，内心自是喜悦，便一见而喜，委以重任。所以，究其实，乃在于熏风盈耳，曾国藩有所陶醉了。

不以貌取人，推而广之，不为表象所惑，确为至要。明代章圣太后对此倒是颇为精警。她为女儿永淳公主选驸马，先是美男陈钊和高中文排为首选、二选，前者被人上书指为无德后，即刻被排除，后者则在“面试”后当场否决，最后是出人意料地挑了末选谢诏。这谢诏却是年少谢顶，颜值堪忧，永淳公主心里很是不满。谢诏心中有数，便邀约高中文做客。公主暗中察言观色，见高某人内蕴浅显，空有颜色，与谢诏的从容气度相

比，村野与闲雅立判，公主这才称心如意。

章圣太后如此头脑清醒，盖在于驸马挑选关乎公主一生幸福，因此能够认真负责，不为乱花迷眼，目光刺穿表象，直取德性、品行。

所以，识人难，某种意义上，也不难。

识人的关键在于不急于一时、不惑于皮相，注重对平素的长期观察和考察，且抱持正确、科学的识人之道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“听言必审其本，观事必校其其实，观行必考其迹”，注重品性、细察能力、考究操行和实绩。当今，我们识人，也断不能为阿谀奉承之徒的花言巧语、甜言蜜语所惑，更不出于私心而“指鹿为马”，乃至收受钱财物，得到好处而起用谄媚小人、贪财丑类、沽名钓誉之流，致使他们有长袖善舞、贪赃枉法的舞台和机会，如若不然，则危害不仅仅如曾国藩委任“某人”那样只是损失“千金”，而是要严重危害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事业。

于谦的挑马难识“斗心”是其经验之谈，坦率说，曾国藩的相人术，仅是术而非道，术也并不靠谱。只有秉持公心，抱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严格遵守制度、遵从规则，取法庄子和诸葛亮们那些颇有见识的识人之法，“放出眼光”，以德为要为先，庶几是能够识别“骏马”和“驽骀”的，从而挑选出大批勇猛精进而又清正高洁的骥骠驷骥，让他们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尽情驰骋。

□成放

近观华君武

封，视若珍宝，保留至今。

华君武原籍江苏无锡，却念念不忘生地杭州。他对杭州的感情特别深，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：“杭州西湖对人的教育是潜移默化化的，不是说教，给人爱国主义教育，让人知道忠奸，爱中华文化。西湖十景是中国式的美的教育，岳飞、张苍水、于谦、苏东坡、白居易、林和靖、秋瑾都是让人尊敬的前辈。我看中外风景名胜还没有像西湖这样完美的。我生于杭州，感到对我的人生具有非常完美的意义。”对家乡、对西湖、对美育，感知甚深，情厚意笃。

华老每次来杭州，我大都随行。我跟他到满觉院喝茶聊天，去楼外楼品尝西湖名菜，看他现场作画，往知味观吃猫耳朵等传统点心，在绍兴咸亨酒店看他戴毡帽、吃茴香豆……所到之处，他都是随和谦逊，谈笑风生，签名留念，有求必应，一点名人的架子也没有，就像遇到家乡熟人一样开心。别看华老游山玩水，赏景品花，却时时留意创作。有一次由我省漫画家庸非陪同在西湖边散步，眼见游客如云，拥挤不堪，有人不经意地说了一句：“啊，人比蚂蚁多。”华老一听，马上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，把这句话记下来。我当时感觉，如此功成名就的大漫画家，也不放过

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。

华老还有一个癖好，喜欢吃家乡的“土货”，诸如臭豆腐、霉干张、咸菜梗，他都情有独钟，一个个尝遍。可是，就有一样东西没吃到——臭冬瓜，心愿未了；有一年来杭州终于访到了，他开心得像回到了童年一样，勾起了对家乡的记忆。

2006年，91岁高龄的华老最后一次来到杭州。我们去宾馆探望，会客室里，访客盈门，笑声不绝，我也插不上话。最后，我扶着华老回房间的走廊上，对他说了句：“华老，您身体这样好，完全可以长寿百岁！”华老却说：“不要活那么久了，没味道啦！脑子也动不了了，画也画不动了！”这就是华老生前我见他的最后一面，印象极为深刻，历历犹如昨天。我久久地回味华老对我说的“没味道”那句话，华老是为漫画而生的，活着就是与漫画为伴，生而不能作画，还有什么“味道”呢？一代漫画大家，如此潇洒人生，正像他的漫画手法一样：简洁含蓄，干净利落！

2010年6月，华老在北京逝世，距今已近12年。但他的音容笑貌，却时时萦绕于脑际；他赠我的画作，让我不断品赏和揣摩；他的《华君武集》（全十册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）更是似彩霞一样，受到读者喜爱。